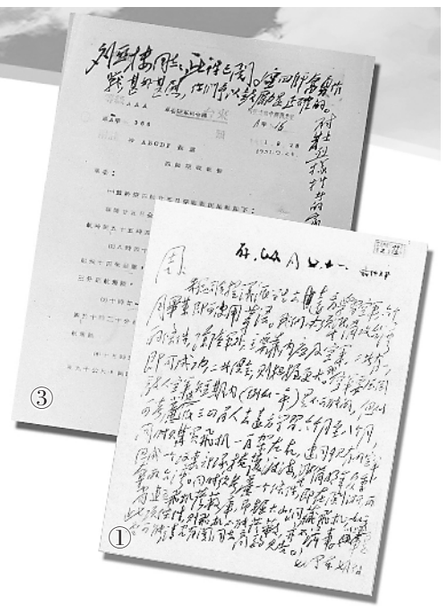
记忆·峥嵘岁月

这是一句很响亮的提醒。10月24日，党的十九大闭幕当天上午，守候在人民大会堂“党代表通道”的中外记者，从空军某部原参谋长刘文力代表口中听到一句掷地有声的话：“马上就是‘双十一’了，我想请大家记住的是，这一天，更是我们空军的建军节！”

物质的丰腴并不奉送精神的富足。今天，比沉浸于购物狂欢更有意义的，是重温一段曾激情燃烧的岁月，致敬一份能创造奇迹的信念。

一鸣惊人裂长空。一年成军，三年成名——这段岁月、这份信念属于空军第一代将士、第一批老兵。



③

今日长空利剑如你所愿

——讲述几个为空军“一年成军三年成名”呕心沥血的老兵故事

■韦建瑞 孙克立

11月11日，是人民空军成立纪念日。68年前的今天，伴随着共和国初升的太阳，人民空军宣布组建。**30天办起6所航校，6个月培养出第一批飞行员，7个月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，3个月后一个旅改组为4个师，奔赴抗美援朝前线，战火中边打边建，“裂变式”发展壮大，短短3年建成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，击落击伤敌机425架，**共和国从此骄傲地配上长空利剑！

辉煌的背后是信念、是拼搏、是牺牲，是第一代空军老兵谱写的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“有谁开始就熟悉空军呢”

1949年6月，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驻北平后，国民党空军不时来袭扰。毛泽东强烈感受到来自天空的威胁，作出了组建空军的决定。**（图①：1949年7月10日，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尽快建立空军的问题。）**

打仗，打将。在众多将领中，毛泽东选中了刘亚楼（**图②**）。刘亚楼是从长征路上走出来的高级将领，曾赴苏留学，作为四野参谋长指挥过大兵团作战，还担任过东北老航校校长。早在东北工作时，他就两次赴老航校调研指导工作，围绕加强党的领导，提出把“依靠谁、培养谁”作为办校方针确立起来，亲自调整老航校班子，把一批老红军战士安排到重要岗位，从组织上思想上确保了党对航校的领导和我军优良传统的传承，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发展打下坚实基础。

但刘亚楼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当空军司令员。毛泽东找他谈话时，他连连摆手：“主席，这使不得、使不得！我是学陆军的，不懂空军，哪能当空军司令员？”毛泽东拉刘亚楼坐下，充满信任地说：“有谁开始就熟悉空军呢？要我去我也不懂，可总得有人领个头。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做！”刘亚楼似乎还有些顾虑。毛泽东说：“你做了那么多年部队思想政治工作，难道今天还要我做你的思想工作不成？”刘亚楼领会到这话的分量，毫不犹豫地敬一个军礼：“干”。人民空军第一任司令员的重任，就这样落在一位陆军指挥员身上。

空军创建初期，飞行员很少，有很强的优越感，从各野战军挑选的机关和地勤干部也都是优秀骨干。刘亚楼上任伊始就遇到一个有趣而严肃的问题。在杨村调研时，他听说老百姓看到空军和陆军服装不一样，好奇地问：“空军和陆军哪个大？”空军同志一仰脖子，反问老百姓：“我在天上，他在地上，你说哪个大？”回来后，他又了解到机关的同志经常议论“空军老大还是陆军老大”的问题。他连续几天闷不作声，思忖出答案：陆军和空军不是老大和老二的关系，而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，只有弄清这个关系，才能让我军的优良传统在空军不断线。后来，他在空军党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专门讲到这个问题，并提出“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”的方针。正是坚持了这一正确方针，人民空军依托陆军的传统、经验、机构、人员，坚强了党的领导，光大了优良传统，走出了一条快速超越发展的建设之路。

“拖延时间开学，是狗熊”

处非常之世、干非常之事，必须有非常的勇气和干劲。

空军的特点是建军先建校。1949年10月30日下午，刘亚楼在军委航空局召开第一次校长会议，来的都是刚刚明确的未来航校领导，命令还没有下就要先干事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加紧办校建部队。会议开到晚上10点钟，刘亚楼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同志们，党中央毛主席殷切期望我们把空军建设好。我们受命开办航校，一天一小时也不能耽搁。按通常速度建校起码要三四个月的筹备时间，现在只能给一个月，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！”

会议室里一片寂静。刘亚楼又把嗓门提高八度：“艰难困苦是对大家的考验，按规定时间开学，是英雄；拖延时间开学，是狗熊，12月1日见分晓！”凝重的气氛一下子被点燃，会议室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会议结束后，6个航校负责人带着“军令状”，直奔选定的校址。

入冬的北方寒风凛冽，满目疮痍的废墟上，没有能用的飞机，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，跑道坑坑洼洼、草比人高，航校领导们一到位就紧张地工作起来。第5航校负责人方子翼刚到济南，就找许世友司令员选址。3天后，空军分配的几十架飞机和器材、油料、特种车辆一齐涌入济南火车站，要求48小时内完成卸货。机场无铁路专线，方子翼紧急请求山东军区调拨车辆和人员支援，两天两夜把货物运回学校。紧接着数百名空地勤学员陆续入校，山东军区近100名业务干部、空军司令部介绍来的几十名航空理论助教、从东北和新疆招来的几十名俄语翻译也接踵而至，方子翼都要与他们谈话，为他们分配工作、安置食宿。第4航校吕黎平、尹安澜、陶雨峰等校领导让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住在宽敞的营房里，他们却同睡一个狭小的通铺，和战士们一起到机场扫雪、清理跑道。各航校领导旋风般忙碌着，连续20多天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，个个满眼血丝、喉咙嘶哑。凭着“一人挑起几副担、一天当着几天干”的精神，各航校都按时间节点完成筹建，最快的仅用了25天。

“就是要干别人从没有干过的事”

老红军杨思禄调到空军前，已是正师级干部。到空军后他有两个职务选择：一是正师级预科总队队长，一是副师级航校参谋长。杨思禄不假思索地选择了航校参谋长，以便尽快了解空军各方面知识。刘亚楼对此大加赞扬：“这很好嘛，有的同志不愿意委屈当参谋长，杨思禄你愿意去当，说明你是有眼光的。我就是参谋长出身，我认为只有当好参谋长，才能当好一名主官。”

受到鼓舞的杨思禄，到航校后向校党委提出学习飞行的请求，没想到立即遭遇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。有人直言不讳地说：“杨思禄，你连小学的门都没进过，怎么能学会飞行？”有人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老胳膊老腿的，在空中能应付紧急情况吗？”苏联顾问也再三劝阻：“世界上还没有33岁才开始学飞行的人……”杨思禄却主意已定决不回头。

情况报到空军党委，刘亚楼认为杨思禄主动提出学飞行是有远见之举，表示鼎力支持：“我们共产党就是要干别人从没有干过的事，杨思禄同志岁数大一点是事实，但他身体好，有决心，为什么不能学一学？将来能飞出来最好，就是飞不出来，也可以多掌握一些飞行知识，对部队的管理有好处嘛，这样的干部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，我们需要更多一些懂飞行又会飞行的老同志，这个学费我出！”

杨思禄终于走进教室，开始了一关更比一关难的飞行路。小学文化学数理化，学领航运算和空气动力学，用他的话说：“比登天还难”。别人是8小时正课、2小时复习，他除正课外，还要花五六个小时复习，有时连做梦都在背公式解题。在飞行阶段，由于动作不规范，他经常受苏联教官的“惩罚”，两条腿被驾驶杆打得青一块紫一块。但最终，他驾驶战鹰独立飞上蓝天，之后逐步成长为航空兵师长、航校校长、军区空军司令员。今年，老将军已经101岁。

在“杨思禄现象”的带动下，一些领导和机关干部主动要求下部队学飞行、学军事、学技术，段苏权、曾克林、刘懋功等一批从陆军转来的干部通过掌握飞行技术，成长为空军高中级指挥员。

“仗还是要打的，不过需要更谨慎些”

成功都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一如飞机升空必须迎风而起一样。

人们都知道在朝鲜战场上，年轻的人民空军首战告捷、愈打愈勇，却不太了解这些战绩的取得，是以不断总结教训、克服挫折挑战为前提的。

1951年1月21日、29日，在苏联空军掩护下，志愿军空军第4师10团28大队先后击落击伤敌机3架，初上战场两战两捷，全国沸腾、全军沸腾。在士气振奋的同时，一些飞行员产生了轻敌思想，因此付出沉重代价。

第4师12团2月3日进驻安东（今丹东）浪头机场，10天内一仗未打，却在训练和巡航过程中接二连三发生事故，2架迷航、2架自己相撞，4名飞行员牺牲，一个中队“报销”。空军领导层有人提出追究责任，撤换师长方子翼。刘亚楼接报后怒斥轻率拿意见为“瘟疫”：“你就懂得撤换，你去指挥啊！”他详细分析事故原因，感到4师同志英勇作战士气不可挫，关键是空战经验太少，对敌研究不够。痛心之余，他于13日复电：责成4师高度警惕，解决好技术不到家和作风粗枝大叶的问题。电报最后指出：“方子翼同志所提的‘虽然事情出得这样大，仗还是要打的，不过需要更谨慎些’，把问题的本质看透了，望转告全体同志们按照方师长这三句话去做。”这是何等的信任！方子翼捧读来电，泪如泉涌，二话不说带12团回辽阳整训。

不承想，经过5个月整训，12团正式升空作战又遭遇重大挫折，团长赵大海见敌眼红，在敌多我少、没有海上作战经验的情况下，不顾指挥员劝阻，冲入敌阵壮烈牺牲。飞行员悲中有气，落地后一个个不肯下飞机，地勤人员也守在停机坪不回去休息。

刘亚楼亲临前线，安慰作战飞行员，严肃认真分析原因教训，告诉他们空战是一项复杂工程，任何一点疏漏，都可能瞬间使战斗结局变成另一个样子。有的飞行员委屈地说：“12团的运气比东北的严冬还差。”刘亚楼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最主要的教训是骄傲轻敌、不听指挥、技术基础差。“同志们，骄兵必败，陆军如此，空军亦如此，何况是初出茅庐的骄兵！”

12团再次撤回到辽阳整顿，卧薪尝胆、痛定思痛。官兵把所有问题摆出来，从主观到客观，从思想到技术，一一拉条挂账，分析原因，解决问题，终于站上了新起点。两个月后，重回浪头机场的12团像换了人一样，雄姿英发、纪律严明、攻守得当，作战能力大大提升——与10团并肩作战22天，击落敌机17架，击伤7架。3大队飞行员李永泰，战机中弹30余发、受伤56处，安然驾机返回，在后来的作战中又击落敌机4架，被誉为“攻不烂、打不垮的空中坦克”。李浦新在作战中，首次击落敌F—86型歼击机，创造新的纪录。“孤胆英雄”华龙毅击落击伤敌机4架，成为首个荣立特等功的飞行员。

12团打了翻身仗，空4师大展新面貌，志愿军空军第一支参战部队打出了国威军威，毛泽东看到战报后，欣然批示：“空四师奋勇作战，甚好甚慰。”**（图③：毛泽东在空4师作战报告上的批示。）**

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，制图：方汉）

图为东北老航校机务人员用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。

从为革命而战到为革命而写

■陈剑飞

人物小传 陈剑飞，上海人，1923年7月出生，1938年9月入伍，1938年12月入党，历任文书、干事、指导员、教导员、政治处主任、大队政委、师副政委、分区副政委、陆军学院研究员。参加过晋东南、鲁西、湖西反扫荡，淮海、渡江、解放贵阳等战役战斗，1983年7月离休。

聆听·血脉永续

前段时间，我将刚完成的《晚霞光辉夕阳记》初稿送给来家访的干休所政委卢军，想让他帮我提提建议。卢政委接过书稿，笑着问我：“老首长，您都94岁高龄了，劲头咋还这么足？”我说：“我的一生可以概括为‘战’和‘写’，离休前为革命而‘战’，离休后为革命历史而写，为前辈战友而写，为奉献社会而写，为夕阳生辉而写。我写书，一是感恩，二是总结，三是传承，就是要把军队的光荣传统、优良作风写出来，力争给后人多留些精神财富。”

聊得兴起，我又跟卢政委介绍我为自己制定的“一二三四”生活目标。一副对联——快快活活过日子，健健康康增年龄。两个目标——百岁是近距离目标，“百二”是远距离目标。三个坚持——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，坚持紧跟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，坚持发挥余热做好力所能及的公益小事。四个只管——小车不倒只管推，发展不停只管学，离而不休只管为，生命不息只管写。除了刚完成的书稿，我还计划撰写《云南铁路发展史》《贵州秀丽山水魅人》等书，争取2022年前出版。

说起书写的习惯，可以追溯到战争年代。我1923年出生于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，9岁母亲病故。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，学校关闭，加上父亲病故，我被迫辍学到上海华东皮鞋公司当学徒，曾亲眼目睹日寇侵华的种种暴行。抱着对日寇的无比仇恨和朴素的爱国思想，怀着对苦难同胞被压迫、被欺凌、被奴役的深深同情，我毅然携笔从戎，辗转万里北上延安参加革命。战争中，我身兼数职，既是指挥员、战斗员，还兼战地记者。我有积累资料的习惯，打一仗就写一点，有一点新鲜事就记一点，有战友阵亡了，我就尽量把他的先进事迹记下来。

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到离休之后。我立下“生命不止、学习不停、笔耕不辍”的宏愿，坚持活到老、学到老、写到老、乐到老。在不断书写的过程中，我自我感觉越写越好，越写脑子越活，越写越想再写。遇有疑惑或难解之处，我经常查阅资料，甚至到书店、图书馆里寻根究底。为此，老伴刘玲常嗔怪地说：“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那么认真干吗？你能把它吃到肚子里不成？”2010年10月，为悼念老伴，我赋诗道：“老夫老妻度日月，刘玲说我写百岁，如今爱妻仙逝走，殷殷嘱咐记心中。写书写到一百岁，奉献社会不计酬，要写书目真不少，艰苦奋斗是法宝。”

30多年来，我先后自费出版《八年抗战组诗》《一三九团抗日征战记》《万里历险从军记》《铁血拼搏抗日记》等书，发表各类文章50余万字。我笔下有关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许多史料，被收入原北京军区、沈阳军区、成都军区和原第14集团军军史。

人活百岁不是梦，创新学习无止境。只要身体条件允许，我将一如既往写下去！

（**宋良军、黎俊杰**整理；照片由作者提供）

有种饿叫指导员觉得你饿

■孙建安

征文·曾在军旅

解放军报社与国务院军转办、全军转业办联合举办

一日三餐是最平常不过的事，而46年前我入伍到黄继光生前所在连吃的第一顿饭，仍历历在目、记忆犹新。

那是1971年初的一天下午，我们新兵到了连队，被分配到各排各班。下午6点左右，炊事班为我们来自北方的新战士准备了第一顿晚饭——面条。

在那个还十分贫困的年代，大部分农村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，吃面条对大家来说就像过年一样，每个人都十分开心，每个人都垂涎欲滴。

考虑到新兵饭量大、可能吃得比较快，连队安排我们以排为单位就餐。于是，炊事班一锅锅地煮，我们一锅锅地吃，基本是那一锅还没煮熟，这一锅已经吃得干干净净。入伍前，我是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。说实话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下乡那几年都没那天吃得饱。吃着热气腾腾的面条，我当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就这样，到连队的第一顿饭居然是不限量、放开吃，大家吃吃等等，一直吃到天黑，可好像还有不少战友觉得没吃饱，其实应该已经吃到撑了。

晚上9点熄灯号响。第一次盖着军被的我还在回味那顿美味——面条香啊，当兵好啊！正想着，一束手电光照进我们宿舍。很快，宿舍的电灯被打开，只见指导员朱永清走进宿舍，挨个把我们叫起来说：“炊事班把面条送来了，没吃饱的同志继续吃呀！”话音未落，他又到其他排的宿舍去了……

第二天上午，新兵集体上政治课。指导员说的第一句话，就让我的眼泪掉下来：“对不起大家，你们离开父母到部队的第一顿饭，没让大家吃饱、吃好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是我这个指导员没有尽到责任……”

我当时想，那几年下乡，吃饭没油没菜，还经常吃不饱，从来没人问没人管，可到了部队，明明是我们新兵吃得太多，让炊事班来不及煮，指导员却责怪自己，而且那么正式地向我们道歉。说不出的温暖和感动让我心潮起伏、暗下决心：在部队一定要听首长的话，好好干！

没过几天，连队半夜接到命令，紧急奔赴火车站抢运水泥。别人扛一袋，我扛两袋，表现特别突出，受到连队表扬，也迈出了我在部队好好干的第一步。

光阴似箭。如今面条早已是家常便饭，人们再不为吃饱发愁，而是讲究如何吃得健康。但是，我和亲友聚餐时，还会经常讲起到连队吃第一顿面条的故事……